

第一章 展開新人生

五更天，夜露重。

雕漆絹紗的燈籠還亮著，寓意著四季平安的圖案在火光中看不真切，婦人隱隱約約的啜泣聲從廂房裡傳出，伴隨著男子一聲又一聲的歎息。

守在外面的婆子攏緊身上的罩衣，雙手合十向天祈禱。「老天爺，求您保佑五姑娘。」

她口中的五姑娘，正是大殷朝姜太傅庶三子姜慎的嫡女姜姁。

前兩日姜姁不知何故染上風寒，一直高熱不退，反反覆覆燒得糊塗，偶爾醒來時胡話連連，嚇得她的母親姜三夫人顧氏成宿地守著，未敢合眼。

「三爺，您說玉哥兒這次能不能挺過來？」

玉哥兒是姜姁的小名。

姜姁從小就有著從娘胎裡帶出來的不足之症，身子瘦弱難養，早年姜慎外放偏遠之地的泅水縣，聽聞當地民間有一說法，說是病體有缺的女嬰不好養活，需取個陽氣十足的乳名壓一壓，或許能長命百歲。

姜慎看著哭得雙眼紅腫的愛妻，再看床上臉白如紙的女兒，又是一聲歎息，忽地他「咦」了一聲，「玉哥兒的臉色這麼白，是不是退了熱？」

顧氏怔了一下，緊接著過去以手探試著女兒的額頭，驚呼出聲，「三爺，玉哥兒不燒了！」

床上的少女緊閉著雙眼，面若薄紙吹彈可破，明顯尖了些的下巴讓人瞧著讓人心疼不已，惹得她又是眼淚汪汪。

「玉哥兒，娘在這裡。」她握著女兒的手，貼在自己的臉頰上。

姜慎將手放在妻子肩頭，安撫地輕輕拍了拍，「這些年妳們跟著我各地輾轉，多少次她病重都能化險為夷，這次定然也不會有事的。」

他出仕的當年便是外放，那時顧氏正懷著孕，對於生在京外長在京外又自小體弱的小女兒，他們自是更偏疼一些，平日裡如珠如寶地寵著護著，一有風吹草動更是心驚膽戰。

「三爺，您說玉哥兒都退了熱，怎地還未醒來？」顧氏強忍著，不敢哭出聲來。床上的少女似是有所感，黑翎般的長睫顫了顫，艱難地睜開眼睛，不過是一瞬間的功夫重又閉上，口中如囁語一般，「爹，娘……」

「玉哥兒！」

夫婦二人齊齊喚出聲來，四目緊盯著，生怕錯漏了什麼，在他們期待的目光中，姜姁再次緩緩抬起眼皮。

儒雅溫和的男人，美麗溫柔的女人，他們看自己的眼神滿是疼愛。

原來這就是自己這一世的父母，真好。姜姁如是想著，沉重的眼皮重又閉上。「爹，娘，我好睏，我想再睡一會兒。」

之前迷迷糊糊間，她感覺自己作了好長的夢。

夢裡有著被當成血包一樣的前世，被壓迫被無視地長大，工作後不停地被父母催著要錢給弟弟買房買車，狂轟亂炸步步緊逼，恨不得將她榨乾。

為了賺取更多的錢來擺脫那樣的家人，她拚命地加班，當超出負荷的身體倒下時，她腦子裡想的居然是死了也不錯。

再世為人，原主留給她的記憶全是美好。

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從雕花窗中照進來時，她終於徹底醒來，也終於看清楚自己這一世的家人。

顧氏已經熬紅了眼，姜慎下巴處的鬍碴清晰可見。他們的身後多了一位英俊的少年郎，少年郎穿著黑色暗紋的差服，正是她的六哥姜烜。

姜烜效力於京武衛，也是整個姜家子孫中唯一棄文從武之人，昨夜裡他當差不能回家，一下差就飛奔過來看妹妹。

「玉哥兒，妳為何這麼看著我們，莫不是燒傻了？」他伸出手，在姜姁面前晃了晃。

姜慎怒道：「你個混帳，胡說什麼！」

顧氏也惱他，「多大的人了，一點正形也沒有，虧得玉哥兒最是喜歡你這個六哥，你還不趕緊和你妹妹道歉。」

姜烜被父母一通埋汰，半點也不生氣，反倒嘿嘿地笑出聲來，樂呵呵地看著姜姁，

「玉哥兒醒了，我就是高興，這一高興嘴裡就沒個把門，還請妹妹原諒則個。」

顧氏哭笑不得，嗔他慣會耍怪，又惱他不起來，只能板著臉連連催他快去換身衣裳，莫要帶著外面那些骯髒的雜氣熏到別人。

他朝姜姁擠眉弄眼了一番，步子輕快地告辭。

時辰已經不早，姜慎也要趕著去上值。

顧氏留下親自照顧女兒，一應淨面餵粥皆不假他人之手。

四腳黃花梨的火盆內炭火燒得極旺，暖融融的房間內佈置得精巧雅致，黃檀木的妝檯圓凳，妝檯之上擺放著小巧精美的首飾匣子，右側還有一只淡雅的梅瓶。

洩水般富麗的香羅帳，還有那流光溢彩的垂珠簾，以及雕刻繁複的一應傢俱並琳琅滿目的飾物，無一不表明此間主人的受寵。

姜姁乖巧地喝著粥，一口等著一口，如被投餵的雛鳥。

「妳病了這幾日，娘已派人去給夫子告了假，等妳養好身子再去進學。」顧氏仔細地給女兒擦著嘴角，聲音又輕又柔。

姜姁搖頭，「娘，我已經好了，明日我就去進學。」

前世裡好不容易跪地求來上大學的機會，她卻不得不四處奔波著兼職，根本靜不下心來顧及自己的學業，所以這一世她想好好感受不被打擾的學生時光。

顧氏眉頭蹙起，欲言又止。

近些日子她聽到一些風聲，好似玉哥兒對那福王世子有些不一樣，雖說不至於纏著不放，卻也招了一些閒話。為此大嫂曾旁敲側擊，暗示她約束玉哥兒，莫要鬧出什麼事來丟了姜家的臉面。

姜家有三房人，只有他們這一房是庶出，一個庶子之女，無論如何也攀附不上親王府的世子爺，這一點她有自知之明。

她有心想提點女兒幾句，一看女兒沒什麼血色的小臉，到嘴邊的話又嚥了回去，

暗忖著等女兒身子再好一些，她尋個時機好生說說。

「玉哥兒，妳身子還弱著，娘想著若不然妳再歇兩天？」

「娘。」姜姁靠過去，聞著她身上好聞的香味。「祖父不是常說業精於勤，而荒於怠嗎？若是再多歇兩日，我怕是要落下許多功課，再想跟上定然會很吃力。」

「妳這孩子，病了一場，倒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。」

可不就是變了一個人。

姜姁垂著眸，這一世她有疼自己入骨的父母，還有對自己呵護有加的兄長，她一定更加努力地活著，不讓書裡的悲劇發生。

沒錯，她不僅穿越，還穿書，穿到了一本她曾經看過的小說裡。

原主在書中只是一個炮灰女配，炮灰女配性子單純天真爛漫，錯信男主為了氣女主而招惹她時說的話，以為男主真的心悅自己，一步步將自己的心淪陷。

等到得知真相的那一天，她根本承受不住，性情隨之大變，變得偏執而扭曲，此後她百般糾纏男主，受盡旁人的恥笑，又多次陷害女主，累及家人被指責，最終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。

她死後男主幡然悔悟，決定珍惜眼前人，與女主重歸於好，而她的至親一個比一個下場淒慘——母親因為她的去世而病倒，沒多久就撒手人寰；京外的三哥和嫂子侄兒奔喪途中遇大風大浪沉了船，一家三口齊齊喪命；父親連受打擊無心仕途，成日裡借酒消愁，樂觀開朗的六哥也變成了陰鬱之人。

如今她成了原主，便絕不允許這一切再發生！

三房是半年前回的京，所在的院子自然不如長房二房，但姜家底蘊深厚，姜太傅也不是苛待庶子的父親，舉凡是明面上能給的東西三房這裡都有，其他兩房對三房的態度也是合情合理，禮數上挑不出半點錯來。

姜姁醒來的消息傳出後，兩房都派人送了補品藥材過來。

顧氏不想女兒被打擾，以怕過了病氣給別人為由，直接將來的人全請去廳堂裡說話。

她一走，原本守在外面的兩個丫頭過來伺候。

這兩人一個叫祝平，一個叫祝安。祝平個子高些，長得也更清秀一些；祝安身子偏圓潤，皮膚卻更白一些。

「姑娘，您明日真的要去進學嗎？」祝安伺候著姜姁梳頭，小聲地問著。

浮雕彩繪鑲嵌著珠玉的琉璃鏡中映出一張巴掌大的小臉，蒼白如玉，嬌嫩如花，稚氣中難掩楚楚動人之姿，五官之中最為出彩的是一雙純淨無垢的眸子，一看便是被家人寵著愛著不諳世事的掌上明珠。

這樣的少女，不應該有那樣令人唏噓的結局。

姜姁視線一轉，望向斗櫃上蓋著綢緞的筐籠。

祝平將筐籠拿過來，遲疑開口，「姑娘，您病才剛好，萬不能傷了神，若不然奴婢替您繡完，定能趕上世子爺的生辰。」

筐籠裡是一應做繡活的小工具，還有繡在繡綑上沒有完工的繡件，深青色的錦緞上面是繡了一半的祥雲青竹圖。

這件繡布若是完工，原是打算用來做一個香囊的。

再過幾日是福王世子慕容晟的十八歲生辰，他出身高貴，是雍京城最為鮮衣怒馬的少年郎，原主做這香囊就是想送給他，而他正是書中的男主。

姜姒低著眉眼，「嗯」了一聲，「我與世子爺交情尚淺，這等物件送去怕是不太妥當，改日挑個成色不錯的硯臺，想來更合適一些。」

她將繡繡解開，隨手將繡布扔進了火盆中。

翌日，晨光熹微，顧氏一早就過來，裡裡外外張羅個不停。

姜姒就像個洋娃娃一樣被她照顧著，她自來在養女兒一事上就很精細，連穿哪件衣服這樣的小事都要親自過問。

她挑了一身桃色的衣裙讓姜姒換上，在外面又罩了一件胭脂色的斗篷，退後幾步一打量，越看越覺得滿意。「我的玉哥兒穿什麼都好看。」

姜姒從鏡子看到自己的模樣，端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紅。「都是娘生得好。」

顧氏一聽，如吃了蜜果子一般笑得合不攏嘴。

送女兒出門時，她仔仔細細地交代著隨行的祝安，然後將包著深碧色繡錦袋子的手爐塞到姜姒手裡。

姜姒在她不掩擔憂的目光中出了院子，穿過一道月洞門，打眼就看到假山旁站著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，那姑娘身著月白色的衣裙並同色的斗篷，瞧著素雅得緊，但長相卻是極好，說是花容月貌也不為過。

「五妹妹，這裡！」

姜姒抬眼望去，眸底下泛起絲絲涼意。

姜家這一輩一共有六位姑娘，長房占三，一嫡二庶；二房占二，一嫡一庶；三房只有她一個嫡女。

而這位姑娘是長房的庶女，在姊妹中行四，名喚姜婉，也是書中女主。

姜婉嫋嫋婷婷地走過來，拉著她的手，「天可憐見的，五妹妹是越發的瘦弱了。」

我原本想著昨日去看妳的，無奈三嬸發了話，不讓人打擾妳養病。」

「勞四姊姊惦記，我如今已經好了。」

姊妹二人牽著手，任誰見了都當她們姊妹情深。

姜家的六位姑娘，有三位已經嫁人，如今還在閨中的有姜姒姜婉以及二房嫡出的六姑娘姜嬋。

姜嬋年紀尚小，被姜二夫人拘在身邊教養，尚未送去學堂。

她們要去的學堂不是專為內宅女子設立的女學，而是姜家自己辦的族學，姜家看重孩子們的學識，族學本就是為了讓家中所有子弟開蒙識禮，所以並未分開男女上課，只是族學裡除了姜家子弟外還有一些慕名而來的學子，便也一起跟著上課。一進學堂，同樣容色絕佳的姊妹倆立馬引來不少人的注目，姜婉的淡雅脫俗，姜姒的我見猶憐，少不得被人放在一起比較。

「以前瞧著四姑娘長相最好，如今看來卻也未必。」

「依我看五姑娘更勝一籌，難怪連世子爺也為之側目。」

這個世子爺，誰都知道指的是誰。

福王府的世子慕容晟。

福王是被皇帝留在京中的兩位親王之一，多年來聖寵不衰。

姜家族學裡的世子爺有好幾位，然而世子和世子之間也有區別，什麼侯府伯府的世子，闔京上下沒有哪個府能與福王府的世子相提並論，所以別的世子都是某世子，世子爺這個稱呼單指慕容晟。

那些人議論聲不小，姜姁聽得見，姜婉也聽得見。

姜婉秀眉微不可見地皺了皺，將姜姁拉到一旁，神情間看上去帶著愧疚之色，「五妹妹，他們的話妳不能信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姜姁看著她，黑白分明的水眸又清又透。

她咬著唇，「就是……世子爺對妳另眼相待的話。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瞞妳，世子爺喜歡的人是我，往日裡他都是為了與我置氣，所以才說了那些讓妳誤會的話，妳可千萬別放在心上。」

「哦。」

「五妹妹，妳是不是沒聽懂我在說什麼？」

「聽懂了。」

「那妳為何……」

「我應該如何呢？」姜姁反問她，「四姊姊與世子爺兩情相悅，明知他是逗我玩的，為何不一早與我說清楚？」

她們所處的位置恰好是一棵梧桐樹下，粗壯的樹幹遮住了姜姁，卻將她的半邊臉露出來，她羞澀著，眼皮和睫毛一齊顫動。

「五妹妹，我是庶女，我比誰都知道自己的出身根本配不上他。他心悅於我，我卻不敢接受，他惱了我，這才假意親近妳……妳可知我暗地裡流了多少眼淚？」

「妳暗自傷心時，他可有安慰過妳？」

「自是有的。」

姜姁又「哦」了一聲。

姜婉莫名有些心慌，「五妹妹，妳不要生我的氣。」

「我不生氣。」姜姁搖頭，「我怎能生妳的氣呢，因為我，妳一次次地受委屈。」

「五妹妹妳別這麼說。」姜婉越發羞愧。

天知道當她知道慕容晟心悅自己時她有多開心，身為一個庶女，哪怕出身在姜家這樣的高門大戶，若想嫁給顯赫人家的嫡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她害怕慕容晟是貪圖她的美色，並沒有娶她的打算，所以她不敢接受對方的情意，但又不想錯過這樣的機會，只能獨自糾結煩惱。

當慕容晟一次次藉著五妹妹惹自己生氣，又一次次在事後百般哄她討好她時，她好像才能感覺到對方的真情實意。

若五妹妹長相不及她，她必是不用擔心半分，可是五妹妹這樣的好顏色，哪怕她自詡美貌也會生出嫉妒之心，又如何能真的放心。

「世子爺那等人物，很難不讓人動心，可我一個庶女，實在是不敢癡心妄想，別人不知我的苦，五妹妹應是懂的。」

一個嫡子所出的庶女，一個庶子所出的嫡女，聽起來沒有太大的區別。

姜姁能理解她的不安和小心思，可原主又有什麼錯呢？

她這樣的人，出身不是足夠的好，看樣子應是有些自卑，又勝在容貌十分出眾，想來也有自己的驕傲。

一個自卑且驕傲的人，一邊不敢去想自己是那個最幸運的人，一邊又希望自己是那個最幸運的人，擺出一副欲迎還拒的姿態，說白了就是矯情。

「四姊姊今天告訴我這些，到底是怕我真的信了世子爺的話，還是怕世子爺假戲真做？」

姜婉臉色白了白，不敢置信地看著眼前的人。

五妹妹此言何意？若是五妹妹也對世子爺有意，會不會和自己爭？

「四姊姊，妳放心，我對世子爺無意。」姜姁一眼看穿她的心思，道：「還請妳告訴世子爺，日後不要再招惹我。」

姜婉懸著的心踏實了一些，面有猶豫之色，「我是什麼身分，世子爺豈會聽我的。既然妳已經知道他的用意，不要放在心上便是，又何必主動提及，沒得落個下乘。」姜姁直勾勾地看著她，好一會兒才淡淡地道：「我知道了，這事我自己解決。」

慕容晟身為親王之子，身分尊貴自是不用說，哪怕拋開出身不說，其自身條件也足夠讓不少姑娘芳心暗許。

唇紅齒白，面如冠玉，一襲月色銀輝的錦衣華服更顯矜貴與尊榮，微微上揚的眼尾，看人時帶著幾分漫不經心。

他一進學堂，眼睛沒有先往姜婉那裡看，而是下意識先看向了姜姁，那一抹桃粉色實在很難讓人忽略，見之恍若春光降臨。

「姜五，聽說妳生病了，怎麼來上學了？」

姜姁沒什麼情緒地瞄了他一眼後道：「病好了，不能耽擱學業。」

有人聞言，捂嘴偷笑。

他也跟著扯了扯嘴角，逗弄之心大起，「旁人說不能耽擱學業，無論是誰我都是信的，但這話從妳姜五嘴裡說出來，我聽著怎麼覺得可笑得緊。」

「信不信隨你。」

聽到姜姁這麼一說，他愣了愣。

他將坐在離姜姁最近的人扯到一邊，然後徑直坐下，右手托著下巴，好整以暇地打量著姜姁，似想看出什麼端倪。

姜姁被他看得心頭火起，這見鬼的男主真是個渣，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有可能害死別人！

再一轉頭，姜婉那委屈又倔強的表情更是讓人如鯁在喉，呵！

「姜五，妳今日到底怎麼了？」慕容晟突然起身，用手背探著姜姁的額頭，「這

也不燒啊！」

一對上姜姁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他不知為何喉結滾了滾，手在抽離時從姜姁凝脂般的臉上滑過。

這時所有人忽然靜了下來，齊齊看著他們。

姜姁一把推開他，道：「世子爺，請自重！」

他沒有防備，被推得一個踉蹌。

若是以往，被自己這麼一逗，這丫頭必定滿心滿眼都是歡喜和羞澀，今日是怎麼了？

「姜五，妳是不是氣我那日沒有赴約？」

原主之所以生病，正是因為他的一句戲言，足足在冷風中等了一個時辰，這才染上風寒高燒不退。

「我沒有生氣，我也知道世子爺是什麼心思。」姜姁隱晦地看向姜婉，用意不言而喻。「我在這裡祝世子爺得償所願，莫要牽扯不相干的人。」

「妳還說沒有生氣？」他心下了然，暗道姜五必是在意自己喜歡姜四，所以和自己耍小性子。

奇怪的是，他居然一點也不惱，甚至還有些暗自竊喜。

他的態度和反應被姜姁看在眼里，如吃了蒼蠅一般難受。這個慕容晟是聽不懂人話嗎？

詭異的安靜之中，不知誰驚呼一聲，語無倫次地指著外面。「那……那是……」

有兩人朝學堂走來，一位是清瘦的老者，年紀雖大卻眼睛睿亮，面白有鬚風儀不減，正是姜姁的祖父姜太傅。

他恭敬地和旁邊的青年說著什麼，那青年一襲寬大的墨色袍服，身材修長玉質金相，如高山仰止雪域含光。

「十七叔！」慕容晟低喃著，語氣中帶著敬畏。

姜姁心念一動，起身往外走。

她到了兩人跟前，先是向姜太傅行禮，喚了一聲「祖父」，然後向那青年行禮，道：「王爺，世子爺眾目睽睽之下輕薄小女子，請您給小女子做主！」

第二章 拒嫁渣男主

梧桐樹葉已經泛黃，涼風起時幾片葉子隨之飄落，轉轉悠悠地散在空中，心不甘情不願地歸於塵土。

其中一片許是最為不甘心，也許是想湊著人間的熱鬧，居然恰好從姜姁面前飄過，又恰好落在她腳邊。

她仰著小臉，清透乾淨的眼睛無比認真地看著被她稱為王爺的青年，視線之中的男子有著刻畫般的神顏，五官優越氣質脫俗。

這是另一個被皇帝留在京中的親王——芳業王慕容梵。

福王之所以一直聖寵不衰，又被允許留在京中，是因為他幼年時生了一場痺症，腿腳不太利索，無緣當年的皇儲之爭，而這位芳業王則是因為占了年紀小的便宜，他的眾皇兄們為了皇位爭得你死我活時他才剛出生。

他的身世也極具傳奇色彩，聽說他的母妃秦太妃在懷他時日日能聽到天上傳來的誦經聲，還有傳聞說他出生時手裡緊握著一塊天眼石。

龍椅換主後，秦太妃直接將他扔給了新帝，自己請旨去給先帝守皇陵，所以他雖是先帝之子，實實在在是當今陛下養大的，他與陛下的關係名為兄弟卻堪比父子。他深研佛法，又精通八卦星相一術，每逢關乎天下社稷的大事陛下都要找他商議，世人對他仰之慕之，稱他為天家佛子。

這會兒的功夫，不少人都跟著出來，而最先跟出來的人已經聽到姜姁之前說的那句話。

四周一片抽氣聲，慕容晟的面色已經不能用難看來形容。

「姜五，妳是不是瘋了？」他壓了壓聲音，帶著命令與乞求，「妳過來！」

姜姁才不聽他的，眼下既有自己的長輩又有男主的長輩，雙方長輩都在場，正是解決麻煩的好時機。「王爺，方才世子爺當眾摸我的臉，很多人都看見了。」

慕容晟的臉一陣紅一陣白，「我……我那是不小心。」

撒謊的事他不屑做，摸了就是摸了，這事他認，但他原本真的沒有那個心思，當時也不知是鬼迷心竅還是一時糊塗，總歸他不是有意的。「姜五，妳要什麼我都答應，妳過來好不好？」

不好！姜姁心下冷笑。「請王爺為小女子做主！」

姜太傅老而精明的眼先是看向她，接著又轉向慕容晟，最後對慕容梵道：「下官的孫女不懂事，驚擾王爺了。」

這話聽起來好像是在責怪自己的孫女，又好像是在維護自己的孫女。

慕容梵轉動著手中的佛珠，「姜公言重了，此事既與我慕容氏有關，又何來驚擾一說？」

他的目光平和，姜姁卻覺得有種喘不上氣的窒息感，呼吸間是淡淡的檀香味，混著一絲絲冷香。

四下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大氣不敢出。

「妳想嫁他嗎？」

當他問出這句話時，驚呼聲四起。

姜姁不用猜，也知道旁人是什麼想法，她的回答斬釘截鐵，「不想！」

慕容晟錯愕不已，還以為自己聽錯了。方才他同眾人的想法差不多，以為姜姁將事情鬧到長輩們面前就是想討要一個名分。

他意外之餘自尊心受挫，磨著牙，「好妳個姜五！」

姜姁以為慕容梵接下來會問自己為何不想嫁慕容晟，沒想到對方問的卻是另外一句看似完全不相干的話。「妳要多少銀子？」

這個問題實在是問到了她的心坎上，深以為眼前這位世人口中的天家佛子也並非不通人情世故之人。

但銀子啊她也不想要，這一世她想要的都有，不會貪心，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擺脫書中的劇情，保住她如今擁有的一切。

「小女子不要銀子，小女子只要世子爺的賠禮道歉。」

慕容晟咬牙切齒，「休想！」

他寧願娶這個姜五，也不願意賠禮道歉。

「十七叔，侄兒願意……」

「晟兒，道歉。」

「……」

道歉兩個字，一字一字砸在慕容晟的心上，若是換成其他人，哪怕那個人是他的父王他或許都敢反駁一二，但這個人是十七叔啊。

父王曾說過，惹誰都不要惹十七叔，十七叔的嘴不是嘴，那是代天傳話的聖器，說出來的話堪比金口玉言。

金口玉言一開，他還能如何，只能硬著頭皮過來，梗著脖子不太甘願地向姜姁說了一聲「對不起」。

這樣的道歉太過沒有誠意，姜姁可不慣著他，「世子爺，光對不起不夠，還望世子爺引以為戒，下不為例。」

他咬牙切齒，從齒縫中擠出一個「好」字。

所有人皆是錯愕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表情各異。

姜太傅摸著鬚鬚，精明的目光在看向姜姁時浮起一抹讚許之色，這孩子是個有分寸的。

經過姜姁身邊時他低低讚許了一句，「小五不錯。」

姜姁羞澀一笑，模樣單純又乖巧。

一直旁觀的杜夫子適時站出來，催促著眾人進去。

經此一事，人心浮動，幾乎沒幾個人好好聽課，包括杜夫子自己也講得心不在焉。當他有意無意看向姜姁時，發現原本一上課就茫然不知所以的學生居然比誰都認真。

他有心試探一二，故意讓姜姁背書，姜姁雖有些吃力，但磕磕巴巴的居然也能將一篇文章背出七七八八。

這下不只是他意外，其他人也覺得不可思議，尤其是姜婉。

當她再一次發現不只是杜夫子注意到姜姁，慕容晟也一直在偷看姜姁時，她險些折斷了手中的筆。

一下學她就叫住了姜姁。「五妹妹，妳這是何苦呢？」

姜姁一臉莫名，「四姊姊，妳說什麼，我聽不懂。」

姜婉目光幽幽，眼中隱有同情憐憫之色。她忍著心裡的不舒服，以一個當姊姊的姿態對妹妹忠告。「欲擒故縱的把戲世子爺未必喜歡，他如今怕是恨妳都來不及，即使妳再努力讀書，變成他喜歡的樣子，恐怕他也不會原諒妳。」

姜姁聞言，無語至極。

所以這位女主，以為她今天做的一切是為了引起男主的注意，努力學習也是為了迎合男主的喜好。

「四姊姊，不管妳信不信，我都不是為了他。」

「五妹妹，這話便是我信旁人也不會信。」

姜姁望了望天，然後面無表情地看著她，「旁人怎麼想，我並不在意。」

姜家的族學內有一處藏書樓，裡面存放著姜家幾代人積累下的書籍，其中不乏一些稀世孤本，這是慕容梵今日來此地的目的。

藏書樓一共有三層，第一層對族學所有的學子開放，第二層僅對姜家人開放，而第三層則只有姜家家主能隨意進出。

他與姜太傅是忘年交，姜太傅破例讓他上了第三層，姜太傅送他上了三層之後便讓他自便，而自己並不陪同。

四面如牆的書櫃，每一格都擺放著普通人聽都沒有聽過的書籍，風水八卦星相術數，野史祕錄應有盡有。

他尋了一處角落，席地盤腿而坐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天光漸暗，如影子般的侍衛悄無聲息地進來，將燭火點亮之後又沒有痕跡地退出去。

當他從陳舊的書墨氣中出來時外面已經黑透，下到一層，有侍衛上前小聲稟報著什麼。

他往一旁看去，慕容晟趴在桌子上睡得昏天暗地，許是夢到了什麼好事，傻笑半張著嘴，嘴邊是清晰可見的口水。

「把他叫醒。」

侍衛領命，上前叫醒慕容晟。

慕容晟睡得正香，猛地被人打擾，一時之間少爺脾氣上來，正欲朝著叫醒自己的人發火，抬頭一對上慕容梵沒什麼情緒的目光，嚇得他所有的瞋睡全跑得一乾二淨。「十七叔。」

「何事？」

慕容晟確實有事。他今日丟了臉面，還憋了一肚子的悶氣，他左思右想了半天，覺得唯有一法可挽回局面——那就是娶了姜五。

「十七叔，您有所不知，那姜五原本對侄兒有意，侄兒見她天真單純，平日裡便喜歡逗著她玩，誰料她今日不知是怎麼了，居然鬧了那麼一齣，侄兒想著，她必是與侄兒鬥氣，先前說不想嫁侄兒的話也是一時氣話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們無緣。」

慕容晟一臉莫名，他和姜五怎麼就無緣了？

他之前越想越覺得此事可行，方才還夢到自己和姜五大婚時的情形。姜五雖然出身低了些，但勝在單純又貌美，他也不討厭，甚至也有幾分喜歡，至於那姜四……或許他們才是真的無緣。

「十七叔，那姜五是出身不高，但侄兒確實輕薄了她，索性娶了……」

「我說了，你們無緣。」慕容梵看著他，平和的目光卻讓人看不透半分。

他嚥了嚥口水，比見到自己的皇伯父還緊張，「十七叔，您能不能告訴侄兒，侄兒與她為何無緣？」

「她命相有異，你壓不住。」

姜家大房的院子，正中的匾額上寫著清風二字。

主屋廳堂的佈置雅致有韻味，博古架、琉璃檯、左右兩邊各有一扇四面屏風，一側是梅蘭竹菊，一側是花鳥蟲魚。

上座的官帽椅上坐著一位端莊嚴肅的美婦人，美婦人的眉心擰著，眼神中流出些許的無奈，頭疼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。

「她真是這麼說的？」她問稟報的婆子。

那婆子撇著嘴，「可不是。奴婢打聽得清清楚楚，五姑娘確實說了那樣的話，學堂裡都傳遍了，說五姑娘此舉怕是……怕是要弄巧成拙。」

美婦人聞言頭似乎更疼了。「去把三夫人和五姑娘請來。」

那婆子得了令，急忙而去。

沒過多久，顧氏和姜姒到了。

顧氏一進來，不等美婦人張嘴，直接先發制人。「大嫂，今日這事真不怪玉哥兒。那福王世子當眾來了那麼一齣，難道要由著他去嗎？我家玉哥兒有自知之明，萬不敢去想那福王府的富貴，更不會壞了名聲去給別人做妾！」

這位美婦人就是姜家長房的夫人謝氏。

謝氏出身望族，姜老夫人還在世時已經掌家，她是姜家的主母，一應考量自然都是為了整個姜家。

她之所以頭疼確實正如顧氏所說，今日這事怪不到自家的姑娘，但傳出去卻未必好聽。

當然她更擔心的是姑娘家大了，心也大了，萬一存了什麼不該有的心思，弄巧成拙連累姜家所有的姑娘。「小五，妳當時是怎麼想的？」

「回大伯娘的話，我沒想那麼多，就想著世子爺那麼對我，我若是什麼都不做，他必會得寸進尺。我是姜家的姑娘，不能在自家的學堂裡讓外人給欺負了去！」謝氏還真沒想到是這個理由，再看眼前的侄女雖然容貌嬌美，卻明顯還是一團孩子氣，頓時有些哭笑不得。

聽聽這話，竟然像是小孩子之間的打鬧，一個不讓著一個似的。「那妳也不能當眾嚷嚷，讓人看了笑話去，也讓世子爺下不了臺。」

「他好意思那麼對我，我為何不能告他的狀。學堂裡人人都巴結他，我早就看不慣他了。」姜姒半垂著眸，似是很不服氣，「再說祖父還誇我了。」

這下不只是謝氏，便是顧氏也來了精神。

兩人齊齊看著她，顧氏先開口，「妳祖父真誇妳了？」

她乖巧又認真地點頭，重重「嗯」了一聲，「祖父說『小五不錯』，娘，祖父這是在誇我吧？」

「這當然是在誇妳。」顧氏喜道，原本聽到女兒說起今日之事，還不上不下的心終於放下了。「妳祖父最是明理之人，必也覺得那福王世子行事不妥當。我們姜

家的姑娘被人欺負了，豈有忍氣吞聲的道理，大嫂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既然連公爹都沒說什麼，謝氏還能說什麼，只是這事再是有理，說出去也不好聽。

「小五，下次再有這樣的事，妳先告知家中長輩，可好？」

姜姒順從地應下，「大伯娘，小五記住了。」

顧氏心疼女兒站了這麼久，見事情已了，連忙示意女兒坐到自己身邊。

前些日子她聽到那些閒言碎語，還當女兒真的對那福王世子有什麼心思，如今看來，完全是自己多心。

她愛憐地看著女兒，為自己之前的胡思亂想感到內疚。

妯娌之間見了面少不得要說一些家常話，女人家的話題無非是內宅的瑣事，以及各自的兒女。

當顧氏提起謝氏所出的嫡長女姜嬪時，謝氏的臉上終於有了笑模樣。

長房有三位姑娘，只有姜嬪是謝氏所出，其餘的兩個庶女，一個是四姑娘姜婉，另一個是已經出嫁的二姑娘姜嬪。

「嬪姐兒這一胎如今坐穩了，我這心裡也放心不少。」

姜嬪所嫁之人是魏其侯府的世子，頭一胎生的是女兒，不管是她自己還是謝氏等人都盼著她這一胎能生個兒子。

「府裡的這些姑娘就數嬪姐兒最有福氣，依我看她這一胎必定順順利利，大嫂，妳就等著抱大外孫子吧。」

顧氏這話謝氏愛聽，別看謝氏平日裡端著當家主母和長房長嫂的架子，私底下也不過是個兒女心重的母親，尤其是女兒這一胎懷相不好，她更願意聽到諸如此類的吉祥話。

閒聊了一會兒，顧氏攜女告辭。

謝氏望著她們母女的背影，對身邊的婆子道：「小五這孩子，生得那等好模樣，但是性子委實太過單純，瞧著還是孩子心性，也不知是福是禍？」

燈籠四起，夜色漸深，顧氏仔細安頓好女兒後這才離開。

姜姒散著髮，小臉露在錦被外，又大又水的眼睛盯著帳頂看。

經此一事，男主應該不會再招惹她了吧？

「阿啾！」

她忽地打了一個噴嚏，嚇得祝平祝安無比緊張，生怕她的病又反覆起來，一個個面色焦急地看著她。

好在一個噴嚏過後，再沒了後續。

祝安雙手合十，嘴裡念叨著，「菩薩保佑，我家姑娘不是病沒好，而是被人記掛著。」

祝平也跟著附和，連連點頭。「定然是有人記掛著姑娘呢。」

姜姒笑了笑，慢慢閉上眼睛。

上輩子的她已經死了，恐怕沒人會在意吧，而這一世她有愛護她的家人，她的父

母兄長們都是記掛她的人，真好。

但還有一個人，此時不僅記著她，還正與別人談論她。

雍京城中最繁華之地當數上陽街，街兩邊茶樓酒肆林立，熱鬧喧囂聲此起彼伏，轉了一道彎是久負盛名的鳳凰池，橋柳畫舫歌舞昇平。

水中間的一艘畫舫內，彈著琵琶的歌女吟著婉轉的曲子，杏眼時不時含情脈脈地看向不遠處正在飲酒的兩位錦衣公子。

一人著月華銀輝的華服，正是慕容晟。

另一人著青色華服，姓易名鵲，是留恩侯之子。此時他以扇遮面神神祕祕地湊到慕容晟的跟前，壓著聲音問：「你十七叔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我與姜五無緣。」

一說到此事，慕容晟就憋得慌。這話若是旁人說的，他還有辯駁的餘地，可這話出自他十七叔之口，借他一百個膽子他也不敢說他十七叔是胡謔的。

易鵲搖起扇子，一臉的凝重。「你十七叔都說這話了，你還有什麼好想的。」

「我就是心裡不痛快！」

「你想如何？」易鵲挑了挑眉，他為了追隨慕容晟，哪怕不喜歡讀書也入了姜家族學，今日之事他親眼所見，也覺得自己的好友確實丟了面子。

但此時見慕容晟這般反應，又有些狐疑，「你不是喜歡那姜四姑娘嗎？你不要告訴我，你不是為了挽回面子，而是真的對姜五上了心？」

「你這是什麼眼神？難道我配不上她嗎？」

「怎會？你若看中她，是她幾世修來的福氣。」易鵲忙收起揶揄之色，賠罪般給他倒了一杯酒。「你十七叔有沒有說你們為何無緣？」

他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，又敲著杯子讓易鵲接著滿，一連喝了三杯下肚，肚子裡一片火辣辣的，燒得他五臟六腑都像是著了火，越想越來氣，「說她命相有異，我壓不住。」

易鵲一怔，爾後恍悟，「她身子弱，應是命格較輕，你是天家子孫，必能壓住她，只怕是你十七叔覺得她命格太輕配不上你，所以才說你們無緣。」

「誰說不是啊。」慕容晟莫名有些煩躁，甕聲甕氣，「我堂堂親王世子還壓不住她？就她那嬌嬌弱弱的小身板，我壓不死她！」

猛一看好友那意味不明、別有深意的眼神，這才驚覺自己說的話頗有幾分歧義，一揮手過去拍了對方一下。「別亂想！」

易鵲嘿嘿地笑著，他也不想亂想啊！他又湊過去，和慕容晟咬了一會兒耳朵。

慕容晟聽罷有些糾結，只要不娶就好了嗎？難道姜五真是欲擒故縱？

他左思右想，一時覺得或許確是這樣，一時又覺得好像不是這樣，一夜沒怎麼睡好，一大早就趕去姜家族學，成功堵到了姜姁。

姜姁想躲開他，他卻故意走哪跟到哪。

「姜五，本世子原諒妳了。」

誰稀罕他的原諒！姜姁「哦」了一聲，準備繞開他。

他又堵在了面前，耐著性子，「姜五，妳如果是欲擒故縱的話，那麼妳成功了。」

去你的欲擒故縱！姜姁瞪著他，恨不得將他瞪出幾個窟窿來。

但這樣的行為在他看來，卻覺得眼前的少女比以往多了幾分生機，原本就絕色的容貌更添了靈動之氣。

他心蕩神馳，語氣也隨之一軟，「姜五，妳別生氣了。」

他以為自己都做到這個地步，姜姁應該就著臺階下，沒想到姜姁更加不給他好臉色。

「讓開。」

他大感受挫，高高在上的自尊心過不去，惱怒情急之下一把抓住姜姁的手。

姜姁力氣小，身體又太過嬌弱，哪裡敵得過他的力量，被拉著拖到背人的地方。

「慕容晟，你快放開我，否則我就喊人了！」

「妳喊啊！」慕容晟耍起無賴來，「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又輕薄妳了，我看妳能耐我何？我一個男子可不怕，妳一個姑娘家，若真被人說三道四，以後也只能跟著我了！」

渣男！姜姁怒視著他，啐了一口。「呸！」

第三章 命格壓不住

風起，吹得梧桐樹葉「沙沙」作響。

不遠處有一道素色的身影，不用細看姜姁也知道那是誰。

日光已豔，拂照卻冷，一如她的心，她不過是個炮灰而已，難道想退出男女主之間的愛情遊戲也不可以嗎？

慕容晟嫌棄地抹著臉上的唾沫星子，「姜五，妳……」

「世子爺，你看。」她朝姜婉那邊望去，「我四姊姊在看我們。」

慕容晟聞言，神情有些許的不自在，但他少爺脾氣一上來，自然是天大地大自己最大，梗著脖子不肯轉身。「姜五，妳少騙我，便是她看到又如何？」

真渣啊！姜姁深吸一口氣，放低了語氣，「世子爺，我知道你之前為何招惹我。你心悅我四姊姊，又惱她不肯接受你的情意，於是故意那麼對我希望她在意你，如今你成功了，我四姊姊親口告訴我她也喜歡你。」

「她真是這麼說的？」慕容晟喃喃著，似是不相信又像是不肯相信。

趁著他失神之際，姜姁伸手將他一推，幾步就跑到姜婉那裡，姜婉一臉的委屈和傷心，眼神中隱有幾分責怪之色。

姜姁真想告訴她，她應該責怪的是慕容晟。

這對男女主，真是夠了！

「四姊姊，方才世子爺也是故意的，他是看到妳過來才那麼做的。他心裡有妳，我也告訴他妳喜歡他，妳快去和他說清楚吧。」

姜姁的聲音不小，足夠跟過來的慕容晟聽得清清楚楚。

慕容晟又心虛又怒，心虛是因為姜婉，而憤怒則是因為姜姁。

姜姁往後退兩步，然後撒丫子跑了起來。

「姜五，妳給我回來！」

姜姁豈會理他，越發跑得快。

他神情陰晴不定，胸口不停地起伏著，只覺得滿腔的怒火，但卻又不知道這怒火到底是因何而起。

姜婉遞了帕子給他，「世子爺，擦擦臉。」

他胡亂地接過帕子，又胡亂地在臉上抹了一遍，然後將帕子揉巴成一團，正打算洩憤地扔在地上時，猛地想起這是姜婉的東西，又還了回去。

「一塊帕子也不值當什麼，世子爺不必還我。」姜婉說著羞澀地低頭，一顆心跳得厲害。

帕子上有她親手繡的花樣，算得上是她的貼身之物，姑娘家將自己的貼身之物送給男子，其深意不言而喻。

這樣出格的事是她生平第一次做。

慕容晟捏著帕子，心情忽地複雜。

自打他入姜家族學以來，幾乎是第一眼就被姜婉所驚豔，他所認識的世家貴女大多都是嫡出，或是端莊大方或是驕傲張揚，鮮少有像姜婉這般淡雅貌美又羞怯的姑娘，一見之下就讓他心生愛憐。

他喜歡姜婉，因為姜婉的貌美，還因為姜婉的羞怯，他也氣姜婉為何不肯接受他的示好，畏畏縮縮瞻前顧後。

而今姜婉終於邁出了第一步，不僅敢同他說話，還將自己的帕子送給了他，他得償所願，應該歡喜應該雀躍，但為何內心卻是一陣陣的慌亂？

「姜四……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姜婉含情帶怯的目光黯了黯，若是往常，世子爺必會急切地和自己解釋，然後說盡甜言蜜語安撫自己，可這一次世子爺不僅沒有哄她，甚至好像並不想看到她。難道世子爺真對五妹妹動了心思？

「世子爺，你能不能不叫我姜四，聽著就像是在叫五妹妹。」

慕容晟望著姜婉跑遠的方向，心不在焉地應著。

那個姜五，若是性子和姜四……姜婉一樣柔順好哄，他也不用受這樣的氣，一家子的姊妹，性子竟然差得這麼遠，果然是京外的民風更剽悍。

姜婉見他這般魂不守舍，忍著心裡的難受，「五妹妹還是孩子心性，又自小被三叔三嬸嬌慣著，行事難免隨心所欲了些，請世子爺不要怪她。」

「好。」慕容晟敷衍地答應著，有些不太敢對上姜婉的目光。「姜……姜婉，我……我和姜五的事……」

「世子爺不必多說，我都明白。」

「妳明白就好。」慕容晟似是鬆一口氣的模樣。

姜婉心下一苦，不斷地往下沉。

兩人一前一後進到學堂，姜婉感受到慕容晟刀子似的目光，卻假裝一無所知，壓根不往他們那邊看。

慕容晟賭著氣，故意大聲地和姜婉說著話，而姜婉雖羞怯著，但明顯比往日裡膽

大了許多，也敢當眾回應他。

他們的反應讓姜姁很滿意，唯願此後男女主感情獨立，不要牽扯別人。

上次的事在學堂裡引起不小的動靜，風言風語也不少，姜姁便是聽到一些隻言片語也不放在心上，如今她有那麼好的家人，還能心無旁騖地學習，再無所求。

原主記憶中關於知識的部分太過薄弱，全古文的环境對她而言也很吃力，除了追著夫子們問之外她還有其他的選擇。

兩位從兄一是大房排行第四的嫡子姜煜，二是二房排行第五的庶子姜熠，還有一外姓之人是她親舅舅的兒子，表哥顧端。

姜煜是個書呆子，一門心思都在學問之上，鮮少與他人往來，一向獨來獨往不喜說話。姜熠性子倒是開朗，卻是慕容晟的世子爺黨，思來想去，她覺得還是看上去溫和靦腆的表哥顧端最為合適，所以一有不懂的地方她便去問顧端。

一來二去，慕容晟的目光步步追隨，一看到表兄妹二人湊在一起有問有答，上揚的眼尾都快冒出火星子。

最終他忍無可忍，大刺刺地將顧端擠開，雙手抱胸看著姜姁。「姜五，大家都是同窗，妳怎麼單追著顧端一人問？本世子心情好，妳若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問我。」所有人都看過來，小聲地竊竊私語著。

姜姁也不惱，她如今算是看明白了，這男主就是一個性格張揚又沒受過挫折的小屁孩。「書上說三人行必有我師，還說取彼之長彌己之短。敢問世子爺，您有什麼可教我的？近兩日的功課您學得如何？若您勝過我良多，我自然願意向您請教。」

慕容晟一噎，這兩天他光顧著生悶氣，哪裡顧得上功課。

姜姁不等他找藉口，又道：「世子爺若真想為人師，不如將近兩日的功課背誦釋解一番，如果真是功課扎實，見解獨到，相信不只是我，其他人也願意向世子爺請教一二。」

他更是噎得說不出話來，因為自己不說背誦，就是讀都有些磕巴，更別提釋解了，當下是又惱又憋屈，眼裡的火星子都快噴出來。「好妳個姜五，妳給我等著！」姜姁像是聽不懂他的話，認真乖巧地應著，「好的。」

一陣沉默，眾人皆回不過神來。

這時傳來一聲斷竹般的「咔嚓」聲，循聲望去卻見姜姁手中的毛筆斷成兩截，她瞬間羞得滿面通紅，急忙將斷筆藏進書袋裡。

有人眼神微妙，來回在她和姜姁之間打著轉。

姜姁緩緩垂眸，眼底全是複雜。

下學後，她故意走在後面，不出意外地被姜姁叫住。

姜姁神情間帶著一絲哀怨，苦笑道：「五妹妹，世子爺對妳明顯不一樣了，妳知道嗎？」

「四姊姊想說什麼？」

「五妹妹，我以為妳是最能理解我的人。妳我雖是姜家女，卻比不了大姊姊，大姊姊是嫡又是長，而我呢是庶出，妳雖是嫡出，但三叔是庶子。」

「四姊姊有話不妨直說。」

姜婉看著眼前的人，在這位五妹妹沒有回京之前，她是姜家姑娘中容貌最為出色的那一個，同樣是不上不下的出身，五妹妹有三叔三嬸疼愛，而她的姨娘早已失寵。

她到了說親的年紀，母親也已開始給她相看人家，要麼是家世相當的庶子，要麼是門第不如姜家的嫡子，但無論是哪一種都不可能和王府世子相提並論。

「五妹妹，妳身子不好，能不能靜養一段日子，這些日子就別去學堂了，好嗎？」

姜姁聽到這話，恍惚了一下，須臾間，她彷彿身處前世。

父親大聲罵她，罵她不懂事，一個女孩子還想著上大學花家裡的錢。母親也勸她，為了弟弟，她應該早些出去工作貼補家用。

她記得自己跪了很久也求了很久，最後還承諾一定不會花家裡的錢，並且還會兼職賺錢寄回家，這才換來了上大學的機會。

重活一世，她有疼愛自己的父母兄長，也可以心無旁騖地讀書，這一切是她夢寐以求的幸福，她憑什麼為了害死原主的男女主犧牲自己！

「不好。」

姜婉臉色白了白，「五妹妹，妳……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不好！」姜姁甩開她欲拉自己的手，「世子爺若認定了妳，不管是我還是其他人都不會讓他動搖半分。」

「五妹妹，妳真的不願意幫我嗎？」

「妳想要錦繡良緣，妳自己去爭取。」說完，姜姁轉身就走。

去他的男女主，她這個炮灰不奉陪了！

天氣陰沉沉的，烏雲壓得極低，悶得叫人透不過氣來。

池邊，兩位少女似在爭執，一人著桃色衣裙，一人著素色衣裙，素衣少女背對著，不知她說了什麼，原本低著頭的桃衣少女猛地抬頭，那是……

姜姁驚愕著，茫然四顧，發現場景很是熟悉，應是姜家的花池附近。她再往那邊看去，桃衣少女的情緒極其激動，那張她穿越以來日日能在鏡子中看到的臉熟悉而又陌生。

須臾，她知道這是自己的夢。

「姜婉，妳把我害成這樣，妳憑什麼還在這裡裝好人！」

桃衣少女尖叫著，神情隱有癲狂之色，她朝素衣少女撲過去，誰知素衣少女反手將她一推，她瞬間跌入花池中。

姜姁想衝過去，想喊，但是她既不能動也喊不出聲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桃衣少女在水裡掙扎著。

而素衣少女初時有些慌亂，可她慌亂過後並沒有去喊人，也沒有任何搭救桃衣少女的舉動，就那麼看著水裡的人慢慢往下沉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水面恢復平靜，素衣少女轉過身來，花容月貌的臉上並沒有受到

驚嚇的表情，反倒是有種說不出來的如釋重負，甚至還有一絲隱晦的歡喜。

「救人哪，為什麼不救人！」

姜姁憤怒地喃喃著，從夢中醒來。

房間裡有留夜的燭火，暈生出一室幽黃的暖色，她怔怔地望著頂上的香羅帳，一時之間不知是真是幻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她緩緩起身趿鞋下地，坐到了鏡前。

鏡子裡映出她的模樣，眉目如妙筆劃成，一筆一筆皆是上天的傑作，淡櫻的唇瓣，透著體弱的蒼白，卻分外的惹人愛憐。

這張臉與夢中的桃衣少女一模一樣，但又不一樣，夢中的那個人眉眼間全是癡狂與戾氣，哪裡還有半點嬌態。

她隱約記得在那本書中，原主是溺水而亡，原因是約了男主相見，想使苦肉計讓男主救下自己，從而藉著肌膚之親賴上男主，誰知男主沒去，原主成功將自己作死。

所有人都說原主活該，自作自受送了自己的性命，半點也怨不得旁人。

那這個夢是何意？

「姑娘。」祝安聽到動靜，迷迷糊糊地進來，一眼看到自家主子坐在鏡前，嚇得一個激靈清醒過來。「姑娘，您……您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我作了一個噩夢。」姜姁說。

祝安一聽她作了噩夢，忙安慰道：「姑娘，奴婢聽人說夢都是反的，噩夢就是好夢，您反過來想就行。」

她無法不去想那個夢，因為太過真實。

原主最是真爛漫的性子，在性格未扭曲之前很是親近女主，但她不是原主，且早知書中劇情，如今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和女主親近。一個人態度的轉變不可能無緣無故，尤其是瞞不過身邊的人。

「祝安，妳說四姊姊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祝安被她問得莫名其妙，「姑娘，奴婢瞧著您這兩天怪怪的，難道是和四姑娘鬧彆扭了？」

「也沒有，就是覺得四姊姊和我想的可能不一樣。」她半垂著眸，遮住眼底의 冷意，故作單純的樣子，「她和世子爺的關係好似不一般。」

一聽她說的是這個，祝安的表情立馬變得微妙。「姑娘，奴婢聽祝平說起過……她說上次世子爺沒來見姑娘，不是因為有事，而是……而是和四姑娘在一起。祝平說她許是看錯了，讓奴婢別告訴姑娘，免得姑娘傷心。」

原來是這樣。她抬起眼皮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，目光極其的平靜，又透骨的冷。這樣的她讓祝安覺得陌生。「姑娘？」

「我剛才作的那個噩夢，妳可知是什麼？」她的聲音幽幽，又帶著幾分顫音。「我夢見四姊姊把我推下水，然後眼睜睜看著我被淹死。」

祝安聞言嚇得臉色大變，「姑娘，夢都是假的，您千萬別信。」

她點頭，說起孩子話來，「我不信，但我也也不想和四姊姊好了。」

這樣的她才是祝安所熟悉的主子。「姑娘，那世子爺……」

「那個混蛋輕薄我，我更不會再理他！」

一夜再無夢，醒來天已亮。

祝平用金鵲帳鉤將香羅帳兩邊掛起，又藉著炭盆裡的火暖過手後，這才上前伺候自家姑娘洗漱。

朱漆雕花的六角盆架上，青銅雙耳的洗臉盆中水溫剛好，熏籠之上熏著一套粉色繡翠的衣裙。雙層的鼎爐上，阿膠紅棗粥散著藥香與甜香。

一室的暖意，宛如春日。

「五妹妹，妳可起了？」外面傳來姜婉的聲音。

祝安下意識看向自家姑娘，又與祝平對視一眼。

祝平小聲問姜姁，「姑娘，要不要奴婢去攔一攔？」

「不用。」姜姁面無表情地坐在鏡前。

鏡子裡很快多了一道身影，一步步朝她走來，眼底難掩羨慕之色。

「還是五妹妹的屋子裡暖和。」

府裡的用度，一應皆有分例，若按分例，她這個庶子的嫡女和姜婉這嫡支庶女的身分沒什麼差別，所領的分例也相差無幾。

一個冬裡四十斤銀霜炭、六十斤尋常的木炭就是她們的用度，姜婉不喜嗆人的尋常木炭，屋子裡只燒銀霜炭，自然要省著用，而三房由顧氏做主，將所有人的銀霜炭都緊著女兒用，不僅用量足且日夜不間斷。

「五妹妹這頭髮也是極好。」

半晌，無人接話，姜婉略顯尷尬，仔細觀察著姜姁的臉色，「五妹妹，妳可是在生我的氣？」

姜姁沒有回頭，從鏡子裡看著她。她在鏡子裡的模樣變了形，古怪程度好比夢裡那個詭異的表情。

兩人的目光在鏡子裡不曾交會，卻能看到彼此。

「自小姨娘就告訴我，我是庶出，萬不能和嫡出的大姊姊爭搶什麼。哪怕是庶出的二姊和三姊，我也不能礙了她們的眼，我記著姨娘的話，從來不敢為自己爭取。」她苦笑一聲，「五妹妹，我覺得妳說的對，想要什麼就自己去爭取。」

「四姊姊想什麼，想做什麼，以後不必告知於我，我也不想聽。」

祝平聽到自家姑娘這話，下意識皺眉。

祝安湊過去，小聲在她耳邊低語一番，她這才恍然大悟。

姜婉覺得自己已經夠低聲下氣，如今彷彿做了無用功般，自然是說不出的難受。她不無自卑地想著，五妹妹之所以如此，無非是因為太過受寵，半點也不知體恤旁人。「五妹妹，妳真的不肯原諒我嗎？」

姜姁想，她無法原諒，因為她不是原主。

原主的死或有自己性格的原因，但男女主也有推不掉的責任，若她之前的那個夢是警示和預知，那麼……有些人更無法被原諒！

當她再一次在下學之後叫住顧端時，慕容晟也留了下來。

慕容晟本就是皇室子弟，那種與生俱來就高人一等的氣場大開時，但凡有眼色的人都知道要避讓一二。

顧端明顯懼怕他，小聲問姜姁，「玉哥兒，要不明日再說？」

姜姁也察覺出他的不善，點了點頭。

顧家勢弱，顧老太爺是真正意義上的寒門士子，熬了大半輩子才升到從六品的奉林郎。顧氏雖是顧家嫡長女，當年能嫁給姜家的庶子卻是高攀，若非聯姻的關係，顧端根本沒有門路和資格進到姜家族學。

顧端收拾好書袋，並沒有急著走。「玉哥兒，要不妳也走吧。」

她裝作不在意地道：「端表哥，你先走，我再看會兒書。」

顧端猶豫了一下，又小聲讓她跟自己一同走，聽到她再三堅持要留下來看書，這才滿眼擔憂地離開。

很快，學堂裡只剩下她和慕容晟。

「姜五，妳這一招我瞧著很是眼熟。」

這位男主可真夠自大的，居然認為自己和端表哥走得近是為了氣他。

「看著像，未必是一樣。世子爺，不管我以前如何，如今我只想好好讀書。」

「妳一個姑娘家，難道不應該想著覓一門良緣嗎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慕容晟愣了一下，不可思議地看著她。世間女子，哪個不想得嫁良人舉案齊眉，這個姜五莫非是說氣話？「姜五，本世子是在給妳機會。」

姜姁聽出了他話裡的不對勁，「世子爺，那日芳業王問我可願嫁妳，我明明白白說過，我不想。」

這男主是不是有病！如今女主都主動示好了，他怎麼不和女主相親相愛，和她一個炮灰較什麼勁？

她剛背好書袋起身，手就被慕容晟給按住。

「姜五，我改變心意了。」

「……」這個混蛋！

她想掙脫，無奈力道懸殊太大。

慕容晟發現自己可能真是瘋了，方才那句改變心意的話一出口，他居然覺得很興奮。這幾日困擾他的憋屈感一下子得到釋放。

他承認自己一開始只是為了氣姜姁，可如今哪怕姜姁在人前也不避諱與他親近，他卻是怎麼也提不起勁來。

此時他看清楚了自已的內心，那就是他可能更喜歡眼前的人。

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他曾經輕薄過姜五，若是娶了姜五也算是合情合理。什麼命相有異，他堂堂皇家子孫，何懼之有！

「姜五，妳知不知道為了妳我都做了什麼？」他壓低聲音，「十七叔說妳命相有

異，可我不在乎！」

芳業王看出她命相有異？姜姁震驚不已。

「世子爺，你明知我命相有異，為何不離我遠些？」

「我姓慕容，我不怕，我能壓得住。」

「你壓不住！」

門外傳來一道空遠的聲音。

逆光之中，慕容梵走了進來，披散的墨髮，寬大飄逸的白袍，行動間如驚鴻踏雪泥，彷彿是天外神子墜入人間，世間萬物都成了他的陪襯。

慕容晟急切地表達著，「十七叔，不就是命格輕，我不怕……」

「你會死。」

Crescent